

Reconstructing Amelia

陌生的女儿

[美] 金伯莉·麦克奎格 (Kimberly McCreight) 著

胡绯 译



别人的目光是我们的监狱，别人的想法是我们的牢笼。

——弗吉尼亚·伍尔夫

中信出版集团

Reconstructing Amelia

陌生的女儿

[美] 金伯莉·麦克奎格(Kimberly McCreight) 著

胡绯 译

中信出版集团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陌生的女儿 / (美) 金伯莉 · 麦克奎格著 ; 胡绯译

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17.1

书名原文 : Reconstructing Amelia

ISBN 978-7-5086-6840-6

I. ① 陌… II. ① 金… ② 胡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0106 号

Copyright © 2013 by Kimberly McCreigh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rly Rusoff & Associates, Inc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陌生的女儿

著 者 : [美] 金伯莉 · 麦克奎格

译 者 : 胡 绯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: 15.25 字 数 : 305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3-4189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6840-6

定 价 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《“恩典堂”宝典》 —

9月5日

据“城市词典”^①称，“废柴”一词有176种释义，别被不幸言中哟。

嗨，诸位贱人！

哇，又值学年伊始。本人带着一叠“十八禁”的猛料重返校园啦……

你们倒是一个个在南安普敦、楠塔基特岛^②、法国南部消夏，要么练网球、练芭蕾双人舞、练生平第一次马拉松，要么醉心于最近一轮国际象棋大赛，我却花了整个夏季紧盯着大家亲爱的教员们：扎瑞斯基先生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，为某个科学夏令营授课，教一帮绝顶聪明的小鬼。有消息称，营员家长在开营第二周就让他卷铺盖滚蛋了——因为扎瑞斯基先生“体味熏人”。佩尔夫人找了个拉丁情人，在迈阿密学会了跳钢管舞——我瞎掰呢。她有情人才能怪，

① 城市词典，即 www.urbandictionary.com。——译者注

② 楠塔基特岛（Nantucket）：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沿海的岛屿。——编者注

谁会脑子秀逗到想跟她上床？

唔，还有魅力四射的伍德豪斯先生。谁不愿一睹他身穿泳裤的风姿？唉，可惜他在这热力十足的数月中行踪不明。但据权威爆料，至少有一个长周末，他与我们亲爱的英语教授丽芙相依相偎。在我看来，这真是一出好戏。

至于各位，稍后几天我将陆续收到各路消息，为大家炮制一份暑期八卦总汇：爆料请发送至 gracefullyblog@gmail.com。因为又是新学年来临之际，诸位，是个“废柴”就有望变酷，肥冬瓜或许也能成功瘦身哦。

还有几宗陈年悬案：惹人爱的小迪伦究竟会不会老实交代她的枕边人呢？希瑟和瑞秋究竟会不会承认她们有一腿？赞迪究竟能不能不犯事，顺利熬到毕业？至于十年级生^①“万人迷”卡特，又会首先钻进哪个高年级女生的被窝？伊恩·格林是谁，真人是否跟他在联络簿上的照片一样帅？本人对此并不看好，但各位定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。

与此同时，请擦亮新鞋，展颜欢笑吧，千万要系好安全带：因为这将是一段惊魂之旅……

① 美国高中的学制一般为四年，依次为九年级、十年级、十一年级、十二年级，可对应中国的初三、高一、高二、高三。美国的中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。——译者注

艾米丽亚 —

9月14日，早晨7：37

艾米丽亚

你是什么时候发觉的？

本

发觉什么？

艾米丽亚

你喜欢的是男生

本

说不清，其实心里一直有数

艾米丽亚

不是吧

本

是真的

艾米丽亚

于是你就直接告诉大家啦？

本

差不多吧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

艾米丽亚

我真难以想象自己会对某事如此坚定，难以想象那种勇气

本

你说不定会被自己吓一跳哟

艾米丽亚

太扯了

本

其实你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坚强

艾米丽亚

多谢。要是没有你打气，我该有多惨哪

本

惨到活不下去？没有我就活不下去，我喜欢

艾米丽亚

哈哈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的见面一起玩？

本

这不“真”吗？

艾米丽亚

你明知故问

本

几周后我或许会来纽约，我爸要来出差

艾米丽亚

到时我能见到你吗？

本

绝对能

艾米丽亚

天哪！真的吗？真让人迫不及待!!!

凯特

10月24日

凯特明知维克多心情不悦——尚未从笔记本上抬眼望见他那张阴云密布、怒气冲冲的面孔，她已心下了然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无论是“斯隆塞耶”律所的五位律师，还是“联合互惠”银行的十位律师，全在恭候维克多开口。可惜的是，维克多上身往后一靠，倚上了会议室座椅，两只手优雅地叠放到怀中。他头发斑白，身穿考究的西服，显得帅气且威严，尽管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正憋着一肚子火。

在一片难忍的静默中，凯特的肚子竟然“咕咕”叫起来。她清清嗓子，换了个坐姿：但愿没人听见。今天早晨，因为神经绷得太紧，她根本吃不下。她不仅要开会，当时还准备打起精神跟艾米丽亚吵一架。但是架没吵成，艾米丽亚笑意盈盈地离家上学，还欣然挥手道别；凯特却上班迟到，白白激动了一场。

凯特眼巴巴瞥了瞥会议室餐几上诱人的百吉饼、水果和甜品。不过，当你顶替“斯隆塞耶”公司的红人——诉讼主管杰瑞米·弗斯与客户开会时，半途起身拿点心吃可不够职业。

“你要心里有数，”维克多边说边指向凯特，“如果听从传唤，以

后提出的任何异议都将无效。”

“我明白你有一肚子气，维克多，”凯特语气平静，“但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……”

“有权？”维克多厉声抢过话头，“说是‘过度补偿’更贴切吧。”

凯特不闪不躲，迎上了维克多的眼神。不如换句话说，她迎上了维克多的金刚怒目。假如在此关头稍有动摇，就算只有半分，也必将万劫不复。那样一来，维克多定会要求面见杰瑞米。凯特虽然已经当上了合伙人，但资历尚浅，她必须独自镇住场。

“那法律权力呢？那……”没等维克多收尾，会议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在座众人纷纷吃了一惊。初级律师丽贝卡识趣地向电话奔去，维克多则扭头面对着凯特。“我希望将我方的反对意见正式记录在册，而且要在任何人碰文件前，把这团烂摊子的预算给出来。办妥这两样，文件就归你们，有异议吗？”

——听他这口气，好像律所的额外盈利会落进凯特自己的腰包一样。实际上，公司就算多赚，也根本不会分凯特半点好处。顶多换来杰瑞米的一点赏识。当然，能坐稳杰瑞米门下爱将这个位子，也是件颇值得骄傲的事。

“当然，维克多，”凯特说道，“我们一定尽全力……”

“抱歉，凯特。”这时有人对她耳语。凯特抬起头，一眼望见丽贝卡惊慌失色的面孔：看来在这关头插嘴，把丽贝卡吓得够呛。“不好意思，不过电话是你秘书打来的，她说这通电话你非接不可。”丽

贝卡说。

凯特感觉自己的脸唰的一下涨得通红。居然在跟维克多·斯塔克开会时接电话，比中途去拿百吉饼还失礼。凯特的秘书碧翠斯绝不会在这种会议上打岔，但她生病请假了。凯特已经跟顶班秘书打过招呼：除非情况十万火急，不然切勿打岔，但那姑娘当时满脸是迷茫的神情，凯特觉得她多半嗑了药。不幸的是，不接电话也行不通：凯特正在等一位法官助理回话，涉及她为另一家客户申请的临时限制令。

“抱歉，请稍候。”凯特尽力装作电话早在意料之中。“我马上就来。”

她走过去拿起听筒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凯特感觉所有人都紧盯着她。幸运的是，当她摁下一闪一闪的“待机”键时，身后一群人总算又聊开了。维克多的同事恭顺地笑出了声，或许是在给他的笑话捧场。

“我是凯特·巴伦。”

“您好，巴伦女士。”电话另一头的女声说道，“我是佩尔夫人，‘恩典堂’的教务长。”

非接不可的一通电话。她怎么丝毫没想过是女儿的事？

“艾米丽亚还好吧？”凯特的心跳快了几拍。

“很好，她没事。”佩尔夫人的话中隐隐有一丝怒意。“不过出了点事，艾米丽亚已被校方停学三天，立即生效。您必须到学校来一

趟，签署确认表格，将艾米丽亚领回家。”

“被罚停学？您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从小到大，艾米丽亚从不惹祸。哪个老师不夸她聪慧、专心、为人体贴、富有创意。艾米丽亚擅长体育，课外活动也一项不落；她会每月一次到本地救济施膳处当志愿者，还会定期去学校组织的活动帮忙。被校方勒令停学？不，这样的事怎么也落不到艾米丽亚的头上。凯特的工作时间确实长得很，但她深深了解自己的女儿，知根知底。一定是弄错了。

“没错，艾米丽亚被勒令停学三天。”佩尔夫人又说一遍，仿佛把话再说一遍就解释了原因。“很遗憾，校方只能将她交到父母或监护人手中。巴伦女士，您不方便来接她吗？我们知道您在曼哈顿工作，艾米丽亚的父亲也无法前来，但学校规定没办法改。”

凯特尽量保持着冷静，她无法判断佩尔夫人的语气中是否有讽刺的意味。不过多年来，人们那些让人难堪的诘问、古怪的表情、懒得掩饰又不以为然的態度，凯特已经领教过不少。当初凯特意外怀孕，却决定边念法学院边留下孩子，她的亲生父母至今还认为她脑子错乱，罪过滔天，丢人丢到了家。没错，凯特当年的选择确实让人震惊：她一直是个循规蹈矩的乖乖女，从不会行差踏错。除了她的感情经历。说实话，凯特挑男人的眼光一向差劲，但当初留下孩子并非轻率的决定，她也从未后悔。

“我立刻动身，就现在。不过您能否至少先告诉我，她……”凯

特猛地住了口。律师的直觉让她突然意识到：用词必须谨慎，她可不打算承认自己的女儿要承担什么罪名。“校方究竟认为艾米丽亚犯了什么错？”

“纪律处分恐怕无法在电话里讨论。”佩尔夫人说，“本校有保密规定与相关步骤，我相信您能理解。等您到校后，伍德豪斯校长可以提供详细信息。您究竟什么时候能来？”

凯特低头看了看表。“我会在二十分钟后到。”

“如果只能如此，好吧，请您尽快。”佩尔夫人听上去本来想说些远比这刻薄的话。

凯特提出早早结束会议时，维克多高声一口拒绝。拖到最后，她只好请出了杰瑞米。

“我真的无可奈何，”在会议室外的过道上，她对杰瑞米说。凯特确实很无奈——早已离异、没有子女的同事丹尼尔就不会中途退场，哪怕他正内出血也会强撑到最后。丹尼尔的个性极为好胜，他是凯特昔日的法学院同学，目前与她同为初级合伙人。“可艾米丽亚的学校打来了电话，我必须得接她。”

“不要紧。实际上，你刚刚救了我一命，总算不用去新公寓见维拉和施工商了。我宁愿跟‘匈奴王阿提拉’^①一起开客户会议，也好

① 匈奴王阿提拉曾远征至高卢（今法国）的奥尔良地区，极力扩张匈奴帝国的版图；在部分地区，他被视为残暴及掠夺的象征。——编者注

过跟人商讨承重墙。”杰瑞米边说边露出他的招牌笑容，他身材挺拔，相貌俊朗，身穿粉色条纹衬衣，显得跟平时一样斯文讲究。“不会有事吧？”

“我说不好。”凯特说，“艾米丽亚可能惹祸了，这简直说不通。她可不是那种惹麻烦的孩子。”

“艾米丽亚？我刚为她给普林斯顿举办的暑期项目写了推荐信，信里把她好好夸了一通呢。我这算是戴着有色眼镜吧，不过说她会惹祸确实没道理。”杰瑞米伸出手，同情地拍拍凯特的肩头，又笑了笑。“你应该清楚这些私立学校的德行：先定罪，再细查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我敢肯定都会有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
轻描淡写一席话，让凯特顿时感觉好受了些。这便是杰瑞米的本事，他总能站在旁观者角度细致入微地体察人心，而且让人感觉诚意十足，即使对方是凯特——她明明不该如此糊涂。

“维克多好像不太开心，”她边说边指指紧闭的会议室的门。“看来我连累你了。”

“别担心。”杰瑞米淡然地挥挥手。他是那种可以一口气工作到天亮，为一宗无望的官司奔赴法庭，同时还能应付激动万分的对手和满腹怨气的客户，还始终保持着无所谓超然态度的男人。“我应付得了维克多·斯塔克，你快去看看艾米丽亚吧。”

怕路上堵车，凯特搭了地铁。快到内文斯街站时，二号线列车

却突然莫名其妙打个趑趄停了下来，估计走到“恩典堂”时，会迟到五十分钟；不，五十五分钟。可以料到，学校定会觉得她失职。迟到的、缺乏责任感的母亲，没人管教的女儿，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

凯特越揣摩，就越确信：无论校方认定艾米丽亚闯了什么祸，必定不是什么芝麻小错。“恩典堂”向来以自由开明、学生为本的风气为傲。该校始建于两百多年前，由一群纽约知识分子创立而成，包括剧作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等，因卓越的学术水平及出色的艺术课程享有盛名。人们经常将它与曼哈顿一众老牌私立名校相提并论，例如道尔顿学校、果利德学校、三一学校。不过“恩典堂”坐落于布鲁克林，骨子里更富有波西米亚气质。校方规避课本与标准化考试之类的教条，倾向于体验式学习。可以说，“恩典堂”压根儿没有多少条条框框，凯特简直想不出学生要闯多大的祸才会被停学。

列车突然“嘎吱”作响，向前行驶了一小段，再次猝然停下了。凯特瞥了瞥手表：至少会迟到一小时零五分钟，而且还有四站才到。真见鬼，无论什么事，她总迟到。她站起身，走到地铁门口来回踱步，心中泛起一片疑云。

最近一阵子，艾米丽亚显得心烦意乱，甚至有些喜怒无常。她今年十五岁；对青春期少女而言，阴晴不定倒不奇怪，但这次似乎另有隐情。比如，艾米丽亚居然开口问起了她的生父。显然，凯特平素那

套说法已经不再能敷衍过去——她曾告诉艾米丽亚，她的生父当年与自己萍水相逢，随后便前往加纳讲学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就在昨天早晨，艾米丽亚突然提出要参加某个出国项目，去国外念一学期。

“妈妈，你就不能留下来听我讲一分钟吗，就现在？”

当时，在自家那栋窄窄的褐砂石房屋中，艾米丽亚抱着双臂，倚着厨房台面，一头长长的金发波浪般拂过双肩，双眸在暖意融融的晨光中闪耀——她有一双神奇的眼睛，一只蓝，一只褐。跟前一天比起来，艾米丽亚显得又成熟了许多，长高了许多。她跟凯特一样有着高颧骨、瓜子脸，是个美貌少女，身穿低腰牛仔裤、合身的背心装，堪称性感辣妹。真是谢天谢地，她身上好歹还有几分假小子脾气。

“没问题，艾米丽亚，我可以听你讲，听个一分钟。”凯特竭力耐着性子。从女儿那张气呼呼的脸看来，凯特刚才提议去百慕大群岛感恩节，简直跟周末看牙医一样差劲。“你讲的话，我什么时候会不听呢？”

“下学期我想到巴黎去念。”艾米丽亚说道。

“巴黎？”凯特将笔记本电脑和几份文件塞进包里，又到处找手机——还以为搁在厨房台面上了呢。她伸手捋捋头发，艾米丽亚则瞪大双眼盯着她。“整整一个学期？巴黎远得很哪。”凯特说。

她心中不由涌上一股怒火。艾米丽亚明知妈妈就快迟到，却偏要在这个紧迫关头商量出国读书的事，一定是故意的。有时候，凯特不禁怀疑女儿是否比自己猜想中更有心机。她已经给艾米丽亚开

过许多绿灯：深夜出门啦，在别人家过夜啦，参加派对啦，因为艾米丽亚专挑凯特忙得满头包的时候提要求，逼得她不得不赶快答应。不过，在欧洲待一学期可是件大事。凯特绝不会轻易让步。

“有什么关系呢？”艾米丽亚恼火地哼了一声。“你反正一天到晚不在家。”

艾米丽亚通常不会抱怨凯特工作时间太长。凯特一直认为（也许用“希望”一词更加贴切），那是因为女儿自小只了解一种生活方式：她的单亲妈妈有份费力费时的职业。尽管已经拼命用母爱填补，凯特却依然常为自己敲警钟，免得有朝一日发现女儿仍感觉生活有所缺失。

“艾米丽亚，到国外念一学期适合大学生，可不适合高中生。”

“我觉得很能锻炼人啊。”

凯特闻言端详着女儿：从艾米丽亚的眼神里，她希望能看出几分开玩笑的意味。可惜没有，艾米丽亚百分百没有开玩笑。

“艾米丽亚，我真恨不得推掉今天的会，留下把这事谈清楚。”凯特说。这是她的真心话。“但我真的做不到，能不能等我今天晚上回家再谈？”

“答应一句‘同意’就成，妈妈！”艾米丽亚竟然放声高喊起来，让凯特大吃一惊。她的宝贝女儿可不是大喊大叫的泼妇，绝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。“非常容易，对我说：‘同意’——这不就行了吗？”艾米丽亚说。

“投降吧。”凯特心想。“艾米丽亚正式迈入青春期啦。从此将是她与我的对抗，而不是我们母女二人并肩对抗世界。”

事情的发展并未为她所愿：昨天凯特到家的时间偏偏很晚（应该说又很晚，她到家一向很晚），已经来不及谈什么海外学期。第二天早晨（也就是今天早晨），凯特准备妥当，甚至早早起了床，以便腾出充裕的时间跟艾米丽亚细聊巴黎之行，尽管她接着还要去和令人头疼的维克多开会。凯特原本打算，在艾米丽亚去巴黎上学的事上绝不松口，但可以向女儿另献一计：母女二人一起到巴黎度圣诞节。她原本还打算道个歉，谁让她不常在家呢，尤其最近一阵子。她千方百计做到了每周五与艾米丽亚共进晚餐，周日共度电影之夜，但周末一起出行就少得多了。

自女儿幼时，凯特便设法确保两人每周末至少能共同出游一次：到百老汇看演出，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展览，到布鲁克林植物园共度樱花祭，或者到科尼岛参加“美人鱼”游行。不过，“联合互惠”银行的诉讼案愈演愈烈，凯特根本抽不出身来，再说艾米丽亚自己也无暇分身。她不仅要忙着参加曲棍球训练、法语社团和各种志愿者活动，还不能冷落了朋友。这一阵子，艾米丽亚似乎也忙得够呛。

此刻，凯特正站在地铁门边，端详着自己在长窗上投下的一袭倦影，广播里传来了地铁自动管理系统的声音。

“由于地铁前方交通繁忙，本车将暂停片刻。”一个冰冷的声音说道，“请大家耐心等待。”